

鲁迅

文集

导读本

一呐喊一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鲁迅文集

第①卷

呐喊

喊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文集/鲁迅著. —3版.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1

ISBN 7-207-03261-7

I. 鲁… II. 鲁… III. 鲁迅著作-文集 IV. I2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8447 号

责任编辑:张红 王爽

鲁迅文集(1-24卷)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42
字 数	3 500 000
印 数	7001-8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3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3261-7/I·527

定 价 355.00 元(全 24 卷)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精心编辑了这套文集，以为纪念。

本文集共分 24 卷。前 19 卷囊括了鲁迅先生全部小说、散文、散文诗及鲁迅先生生前编定的十四本杂文集。为了帮助读者理解鲁迅原著，我们请有关专家撰写了导读，对各篇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及有关人物事件，作了简要的说明和介绍。后两卷编入鲁迅先生全部诗作及部分集外文和文艺书简。1981 年以来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佚简，除自然科学文稿外，本文集全部收入，置于《集外文选》之末。

此次编选，对鲁迅作品原文中当时使用现在已不再使用的个别异体字作了订正。对原文中当时可以通用，但现在音同意不同的文字（如：它、他，地（底）、的、得等），由于数量较多，如若改动，唯恐损伤原作原意，因此一律不做改动，特此说明。

虽然编者付出了很大努力，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精疏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教正。希望今后有再版修订的机会。

编者

2004.1

导读撰稿人：

权 宇 魏 虢 京 东

南 贲 刘 华 德 言

导读统稿人：金隐铭

目 录

呐 喊

自 序	(3)
狂人日记	(12)
孔 乙 己	(27)
药	(36)
明 天	(49)
一件小事	(60)
头发的故事	(65)
风 波	(75)
故 乡	(87)
阿 Q 正传	(100)
端 午 节	(150)
白 光	(162)
兔 和 猫	(170)
鸭的喜剧	(178)
社 戏	(185)

呐

喊

本书收作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所作小说十五篇。一九二三年八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十月第三次印刷时起，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一九三〇年第十三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后改名为《补天》，收入《故事新编》）。

自序

《〈呐喊〉自序》作于1922年12月3日，最初发表于1923年8月21日北京《晨报·文学旬刊》。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反顾了自己前半生的人生道路和《呐喊》的来由。这几十年，正是我国从清末维新改良经辛亥革命而到新文化运动崛起的历史转折时期。历史的变迁与社会动荡在鲁迅的思想和人生追求上所投射的光和影，从“自序”中我们看得很明晰；在这个过程中，他“做过许多梦”：一个“梦”便是他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一个理想、一个愿望。他曾经为之欢欣，却又因为“梦”的破碎而迷茫、惆怅，“《呐喊》的来由”与此密切相关。这些“梦”中，有些是不切实际的或超越了时代条件的。鲁迅并未因旧“梦”的破碎和岁月的流逝而动摇他救国救民的心愿；“苦于不能忘却”正表现了他

对理想的执著，一旦时代条件具备了，他便又继续追求。就这样，在“五四”大潮中他奉献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呐喊》。

在南京求学期间，鲁迅接受了不少西方新思想，特别是，他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他那医学救国的“梦”便在那时形成了；然而这个“梦”偏偏在日本医学的高等学府里破碎了。在序文中，鲁迅以痛心疾首的笔触描写了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这位赤子仍然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热望作出这样的抉择的：他那时认识到了，“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于国于民并无意义；为了民族的前途，“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在“自序”里，鲁迅讲述了自己创作《呐喊》的动因，并阐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关于《呐喊》的创作动因，他是通过描述自己和金心异（钱玄同）的一次重要会面来表达的。金心异的鼓动提供了一个契机。契机自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主客观因素。就主观方面而言，鲁迅在这时提笔上阵的根本原因是：他要用文艺来改变民众精神面貌的志向自确立之后，始终没有改变过，可谓矢志不移，而且，他对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的认识愈来愈深化了；就客观因素

方面来说，到了“五四”前夜，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条件成熟了，时代呼唤着志士仁人，也为志士仁人的“呐喊”提供了适当的气候和土壤。于是，终于有了《狂人日记》，“一发而不可收”，便又有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有了这部掀开中国文学史上新篇章的小说集《呐喊》。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所阐明的自己的文学创作主张是：首先，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纳入了社会斗争之中，并期望它发挥一定的社会作用。文中他把当时的中国社会比喻为“铁屋子”，为了“毁坏这铁屋”，有不少“奔驰的勇士”正在冲锋陷阵，他要用自己的小说来“呐喊几声”，“聊以慰藉”勇士们，“使他们不惮于前驱”，更加勇往直前。其次，“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他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与革命的前驱者保持一致的步调。此外，在序文中他又说：“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又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因而，在《呐喊》的创作中，包含了理想主义的成分。

*

*

*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¹⁾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

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²⁾，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

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

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³⁾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⁴⁾。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⁵⁾，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

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

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注释：

- (1) N：指南京，K 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 1898 年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 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 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 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参看《朝花夕拾》中《琐记》及《藤野先生》二文。
- (2) 作者对中医的看法，可参看《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
- (3) S 会馆：指绍兴县馆，在北京宣武门外。1912 年 5 月到 1919 年 11 月，作者曾住在此会馆里。
- (4) 鲁迅寓居绍兴县馆时，常于工余（当时他在教育部工作）汇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他还曾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 (5) 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的编辑委员之一。《新青年》提倡文化革命后不久，林纾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文化革命的提倡者，其中有一个人物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